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子種

王雲五主編

精神分析引論

(六)

弗洛伊德著 高覺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精神分析引論

(六)

弗洛伊德著 高麗敦譯

漢譯世界名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論引析分神精

冊 六

譯敷覺高 著特伊洛弗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山 寶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 初 月 十 年 九 十 國 民 華 中

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PSYCHO-ANALYSIS

BY S. FREUD

TRANSLATED BY KAO CHIÜÊ FU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精神分析引論

## 第二十五講 焦急

你們將必以爲我前次關於一般的神經過敏性的講演是最不完滿的一章。這是我知道的；而且大多數的神經過敏者都以「焦急」爲恨，以爲這乃是他們最可怕的擔負。但我獨對於焦急一層，未有所述，我想最足使你們驚異的當莫過於此了。焦急或恐懼在實際上可變本加厲，而爲最無聊的杞憂的原因。然而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我決不潦草；我決將神經過敏的焦急的問題明白提出，而詳加討論。

焦急(①anxiety 或驚駭②dread)實無描寫的必要；無論何人都有時親身經驗着這個感覺，或說正確點，這個情緒。但由我看來，神經過敏的人爲什麼特患焦急而較甚於他人的緣故，我們尚未加以嚴重的討論。我們也許承認他們是應該如此的；「神經過敏」(nervous)和「焦急」(anxious)

兩個名詞可互相通用，似若有相同的意義，其實這是不對的；有些善於焦急的人却不是神經過敏的，而症候很多的神經病者反沒有表現焦急的傾向。

無論如何，有一事實是無可懷疑的：就是焦急這個問題是各種最重要的問題的中心，我們若猜破了這個啞謎，便可明瞭了我們整個的心理生活。我決不自誇以為能給你們以一完滿的解決；但是你們總期望精神分析必將以一種異於學院派醫學所採用的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學院派的醫學所注意的是焦急所由起的解剖的歷程。我們知道延髓受刺激了，於是告訴病者說他在迷走神經（the vague nerve）中患一種神經病。延髓確是一種好對象；我記得從前研究延髓也會費了許多時間和腦力。但是現在我不得不說，你們若要了解焦急的心理學，那麼最無關於重要之事當莫過於刺激所經過的神經路的知識了。

一個人也許花了許多時間討論焦急，而不稱其為神經過敏。這種焦急，可名為真實的焦急，以別於神經病的焦急，你們總可以立即了解我的用意。真實的焦急或恐懼似乎是一種最自然而最理性的一件事；我們可稱之為對於外界危險或意料中的傷害的知覺的反應，牠和逃避的反射相

聯結，可視為自存本能的一種表現。至於引起焦急的對象和情境則大部分隨其人對於外界的知識和勢力而異。野蠻人自然要怕礮火或日月蝕，文明人既能開礮，復能預測天象，在這種情境之下，便無所用其恐懼了。有時因有知識，而預料危難之將至，於是知識反可召致驚懼；譬如一個野蠻人在莽叢中見有足跡則懼，這個足跡由白人看來雖無所動心，其實就是野獸近在咫尺的符號；又加一個富於經驗的航海家在天空上見有黑雲，便知風災將至，萬分驚懼，而由搭客看來，便毫無所動於中了。

然而真實的焦急是合理的，和有利益的之說，仔細研究起來，也實有修改的必要。當危險迫近之時，唯一有利益的行為是先用冷靜的頭腦，估量自己所可行使的力量以和面前的危險互相比較，然後再決定其最有希望的辦法是否為逃避，防禦或進攻。至於恐懼則實屬無益，沒有恐懼反可有較好的效果。你們還可知道過分的恐懼實最為有害；那時各種行動都不復可能，即逃避也不能舉步了。對於危險的反應常含有兩種成分：即驚懼的情緒和抵禦的反應；受驚的動物驚懼而又逃避，其實，這裏有利於生存的成分是「逃避」而不是驚懼。

因此，我們將必以爲焦急必無益於生存；對於驚駭的情境作更詳密的分析之後，對於這個問題或可有較深切的了解。第一件事要注意的是對於危險的「預備」，那時知覺既較敏捷，而筋肉也較緊張。這種期望的預備，顯有利於生存；假使沒有這種預備，也許要產生嚴重的結果。跟著預備之後，一方面爲筋肉的活動，大多數爲逃避，高等一點的爲抗拒的動作；他方面便爲我們之所謂焦急或驚駭之感。驚駭之感若愈縮短其時間，則焦急的預備也愈易過度而成行動的預備，而整個事件的進行也愈有利於個體的安全。所以由我看來，在我們之所謂焦急或驚駭之中，其焦急的預備（*anxious readiness*）似爲有益的成分，而焦急的發展則爲有害的成分。

至於焦急、驚懼、驚駭等名詞在普通習慣上，是否有相同的意義，我可不要加以討論了。我以爲焦急係就情境而言，初不問其對象；驚懼則集其注意於對象；至於驚駭則似確有特殊的涵義——牠也係就情境而言，但其危險係突然而來，初未曾有焦急的預備。因此，我們或可說，有焦急便可無驚駭之虞。

你們總不免覺得「焦急」一詞的用法似有浮泛而不明確之弊。大概地說，此詞常用以指知

覺危險時所引起的主觀的情境；這種情境稱爲情緒之一種。那麼，情緒在動的意義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其性質當然是很複雜的。第一，牠包有某種動的興奮或發洩；第二，便包有某些感覺，這些感覺計共兩種——即已經完成的動作的知覺，和直接引起的快感或痛感，這種快感或痛感便予情緒以主要的情調。然而我決不以爲這種敘述已盡舉出情緒的要性。關於某些情緒，我們似可有較深切的了解，而且知道其爲某種特殊的已往經驗的重演。這種經驗的起原甚早，爲物種史中的所有物，而非個體史中的所有物。爲求你們較易了解起見，我或可以說，一個情緒的狀態的構造，實無異於協識脫離病，都是記憶的沈澱物。因此，協識脫離病之來侵，可比一種新造成的個體的情緒，而常態的情緒則可比一種已成遺傳而普遍的協識脫離病。

你們可不要以爲我剛所告訴你們的關於情緒的話乃是常態心理學的公產。其實，這些概念都生長於精神分析的田土之內，只是精神分析的土產。心理學對於情緒的理論——例如詹姆士 朗奇說——在我們精神分析家看來，實絕無意義之可言，我們也沒有加以討論的可能。但是我們也不以自己所關於情緒的知識爲無可訾議的；這不過是精神分析在情緒上第一次的企圖。再

繼續着講吧：我們相信自己知道這個在焦急的情緒裏重新發現的已往的印象究竟是什麼。我們以爲是關於生產的經驗——這種經驗含有苦痛的情感，興奮的發洩，及身體的感覺等適足爲生命有危險時的經驗的初型（prototype），且可復見於驚駭或焦急的情境之中。生產時的焦急經驗之所以起乃由於新血液的供給既經停止，於是刺激乃異常增加——所以第一次的焦急乃爲毒液所引起。 *Angst*（意即焦急）這個名詞——*angustiae, Enge* 意即狹小之地，或狹路

——其所側重的爲呼吸的緊張，而這種用力的呼吸乃爲一種具體情境（按即指子宮口等）所產生的結果，後便幾常和情緒相隨而起。又第一次的焦急係以和母體分離而起，也很足令人尋味。我們自然要相信生機體經過了無數代，已深埋有將此第一次焦急重複引起的傾向，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免得掉焦急的情緒；縱使他像傳奇中的 *Maeduch*，太早脫離了母胎，致不能有生產的經驗，可也不能成一例外。至於哺乳動物外的他種動物，其焦急經驗的初型，究竟有何種性質，那是我們不能亂說的；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有什麼複雜的感覺，可等於我們所感覺到的驚懼。

我說生產是焦急情緒的起原和初型，你們或許要知道我如何竟有這麼的一個觀念。這可不

由於玄想；實得自人們的直覺。好多年前，有許多家庭醫生方圍坐於餐桌之旁，我也在座，有一產科醫院的助理方告訴我們以關於助產生畢業考試中的趣事。考試員問生產時水中若見有嬰兒的排泄物，那便有何種意義？有一考生立即回答說那是因為孩子受驚了。考試員發笑，她遂落第。但是我則隱和她同情，由此纔懷疑着這個純賴直覺的女人，以其永不錯誤的知覺，已看出一個很重要的關係了。

現在可回頭來討論神經病的焦急。神經病者的焦急究竟有什麼特殊的表現和情境呢？這裏便有許多話要說的。第一，是一種普遍的顧忌，一種「飄浮着的」（free-floating）焦急，易黏附於任何種相當的思想之上，影響了判斷力，引起了期望心，專等着有可自完其說的機會。這種情境可稱為期望的驚懼（*expectant dread*）或焦急的期望（*anxious expectation*）。患有這種焦急的人們常以種種可能的災難為慮，將每一偶然之事或不定之事，都釋為不吉之兆。有許許多人在其他方面，雖不能說有病，但也往往有這種懼禍患之將至的傾向；他們可稱為多愁的，或悲觀的；但是屬於實際神經病中的焦急神經病，則常以這種過度的期望的焦急為未嘗或缺的屬性。

和這種焦急相反的，尚有第二種，在心靈內較有限制，常附着於有定的對象和情境之上。這是各種不同的特殊的驚悸病的焦急。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 Stanley Hall 近曾取希臘語以名這些驚悸病。牠們好像是埃及的十疫 (the ten plagues of Egypt)，只是牠們的數目較大於十而已。你們要注意驚悸病的對象或內容可以有下列各種：黑暗，天空，空地，貓，蜘蛛，毛蟲，蛇，鼠，雷電，刀劍，血，圍場，羣衆，獨居，過橋，陸行或航海等。這些亂七八糟的什物之中，或可分成三組。有許多對象和情境，即由我們常人看來，也當畏懼，牠們和危險確有多少關係；這些驚悸病的強度雖似甚過分，但仍可完全了解。譬如我們見蛇無不躲避。蛇的驚悸病可以說是爲人類所同有的。達爾文曾自謂見玻璃瓶中的蛇來撲，也不禁躲避。第二組所有的對象和危險仍不無關係，但是這種危險是常爲我們所輕忽的；情境的驚悸多屬於此。我們知道在火車中比在屋內較易遇險——譬如火車互撞也間或有之；又復知道船沉則搭客便常有滅頂之禍；然而我們對於這些危險初未嘗放在心內，遊歷時坐船乘車都不至於妄有所慮。又如於過橋之時，橋如斷圯，我們在橋上的也必落水無疑，但是這種事件很不易有，牠的危險也便不值得注意了。又獨居也有牠的危險；在某種情形之下，我們固不願

獨居，但未必在任何種的情形之中，都不耐獨居之苦。他如羣衆，圍場，雷雨等都莫不然。我們對於這些驚悸病所不能了解的，與其說是牠們的內容，不如說是牠們的強度。隨驚悸病而來的焦急是絕對無可形容的。翻過來說，神經病者對於我們在某種情形中所焦急的各事，在實際上可絲毫不怕，雖然他們也稱以相同的名詞。

此外尚有第三組，則全非我們所能了解了。譬如一個強大的成人在他的本城內竟怕跨過一條街道或方場，一個強壯的女人竟因一貓近身或一鼠在房間內疾馳而逝，即大驚而幾失其知覺，我們究如何能看得出這些人所慮的危險呢？就這種「動物驚悸病」而言，便不復是將一般人的畏忌增加其強度的問題了；譬如有一許多人看不見貓則已，一見便不禁撫愛牠而引起牠的注意。鼠原是大多數女人所畏忌的動物，然而同時也用爲一個表示親愛的小名；有許多女子雖喜其愛人稱之爲「小鼠」，但一見此細巧的小動物，便不禁驚駭大叫了。一個人怕過橋梁和方場，其行爲實無異於小孩子。小孩子因受成人的教訓纔知道這種情境的危險，患空間驚悸病的人，若有朋友引導他走過空曠之地，他的焦急也可因而消滅。

這兩種焦急，一爲「飄浮着的」期望的驚懼，一爲附着於某物之上的驚悸病，二者各自獨立，沒有相互的關係。其一也決不是其他更進一步的結果；牠們很少合而爲一，即混合起來，也像是偶然而致。最強烈的焦急也不必成驚悸病；翻過來說，終身患空間驚悸病的人們也不必便有悲觀的期望的驚懼。有許多驚悸病，例如怕空地，怕坐火車等，都爲長大時所習得的；還有些驚悸病，例如怕黑暗，雷電，動物等，則似與生俱來。前者爲嚴重的病態，後者則爲個人的怪癖；無論何人在後者中若患有一種，便可懷疑其兼患同類的他種。我尙須申明一句如下：這些驚悸病應統屬於焦急的協離症；換句話說，我們以爲牠們和所謂轉化的協離脫離病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種神經病的焦急則爲一種不易求解的謎；其焦急和危險之間實沒有明顯的關係。這種焦急或見於協離脫離病中，而和其症候相偕而至；或起於不同刺激的條件之下，而由這種條件我們雖知其有情緒的表現，但決不料其爲焦急的情緒；或者並沒有任何種的條件，實僅爲一種無因而至的焦急病，非但我們不懂，即病者也莫明其所以。我們即多方面地研究，也不能看出其危險或危險的蛛絲馬跡之所在。所以由這些自然而來的病症看來，可見我們之所謂焦急可分裂而爲許

多成分。這整個病症也可以一個特別發展的症候爲其代表——例如戰慄，衰弱，心跳，呼吸困難等——而我們之所視爲焦急的情感，反消逝而不可見。然而這些症狀，可稱爲「等於焦急的情狀」，實和焦急有相同的臨床性及起因。

現在可發生兩個問題：真實的焦急爲對於危險的一種反應，而神經病的焦急則和危險幾全無關係；這兩種焦急究竟有沒有相關聯的可能呢？神經病的焦急又如何始可了解呢？我們現在姑希望其苟有焦急，則必有其所可驚懼之物。

臨床的觀察有種種線索可用以了解神經病的焦急；現可略加討論如下。

(一) 我們不難看出期望的驚懼或一般的焦急和性生活的某些歷程——或基力應用的某些方式——有至爲深切的關係。關於此事，可舉那些有阻撓其興奮的習慣的人們爲最簡單而最可尋味的例子。他們使其強烈的性的興奮經驗着不充分的發洩，而缺乏完滿的結束。例如男人當訂婚之後，結婚之前，女人因其夫在性的方面沒有充分的能力，或爲避孕起見而草草地完成其性交的行動，便常有上述的經驗。基力的興奮在這種情形之下便消逝而不見，而焦急之感乃應

時而起，或形成期望的驚懼，或形成焦急的症候。男人的焦急神經病既多以不盡興的交合（*coitus interruptus*）爲其原因，所以醫生診察這種病症，須先研究其有無這種起因之可能。性的錯誤若能更正，則焦急的神經病便可消滅，此事已可證以大多數的實例了。

據我所知，性的節制和焦急的關係，即素來討厭精神分析的醫生們，也不復加以否認了。然而他們仍欲曲解這種關係，以爲這些人本有畏首畏尾的傾向，因此，在性的事件上也不免有所預防。可是這在女人身上，有絕對相反的證據，她們的性的機能在實質上是被動的，所以性的進行全隨男人的待遇而定。一個女人若愈喜性交而愈有滿足的能力，則對於其男人的軟弱，或不盡興的交合，愈易有焦急的表示；至在性方面不感興趣或性的要求不甚強烈的女人則雖受同樣的待遇，也不至有同樣嚴重的結果。

性的節制或節慾，今日已爲一般醫生所熱心主張了，可是基力若既沒有滿足的出路，一方面堅求發洩，他方面又無法昇華，則所謂節慾也僅可爲引致焦急的條件。至於是否因此致病，那便常爲量的成分的問題。即暫丟開病不談，而就品格的養成而言，我們也不難看出節慾之和焦急及畏

忌常若影之隨形，聲之隨響，而大無畏的冒險的精神反常和性的要求的自由的容納有聯帶的關係。這些關係雖或可因文化的多重影響而轉變，而就一般人而言，其焦急之與節慾有密切的聯絡，那是不容我們否認的。

基力和焦急發生的關係，其證據很多，不能盡述。譬如有些時期，例如青春期和停經期（menopause），其基力的產額異常增加，對於焦急便不能無影響。在許多種興奮的情境之內，我們也可直接看得出性的興奮和焦急的混合，及基力興奮之終為焦急所代替。凡所受於此的印象是雙重的：第一，是基力增加而沒有常態的消費的機會，第二，則僅為身體歷程的一個問題。焦急究如何發生於性慾，現在尙未能明白了解；我們只能說，性慾缺乏了，於是焦急之感乃代之而起。

（二）由精神神經病，尤其是協議脫離病的分析，便可得第二種線索。我們知道焦急常為此病所有的症候之一，而沒有對象的焦急也可長期存在或表現於病發之時。病者不能訴述其所畏懼的究係何物；乃常借潤飾作用（見第十一講）而使和最可怕的對象如死，發狂，災難等，連成關係。我們若分析其焦急或伴有焦急的症候所由發生的情境，便常可揣知其橫遭阻撓而為焦急的表